

新詩獎二獎

盆地的林相



潘家欣

作者簡介——

潘家欣，一九八四年生於台南，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著有散文集《玩物誌》；詩集《如蜜帖》、《如廁帖》、《負子獸》等八冊；插畫《暗夜的螃蟹》、《虎姑婆》；喜歡從微小處做工的各種手藝活，近況是很迷圍棋。

得獎感言——

「在場」是種無形累積，創作、觀看與碰撞，即為台灣文學之豐饒林相。林相之下有根深，繁榮背後有風與水脈，謝謝爺爺、我的家人，謝謝彥如與千芳的陪伴。尤其感謝〈自由副刊〉與基金會的滋養，謝謝諸位二十年來「在場」。

盆地的林相

陽台後方，我種下一株血桐

馬告，葉下珠，小葉冷水麻，馬齒莧張狂

以及病弱的辣椒。靜候那必然的風暴

來襲

某些鐵皮會遭到刨除，剖開城市的內裡

而

颱風，逆懸，偃伏

以及風中的它們，都在裡面承受自己的雨

雨幕的爆擊或許成為子彈，我迷路的城市

我身上的血，也曾經位於靶心

也曾如葉脈伸展，散開那許多

戰鬥。

假如葉的記憶即是，種子的前世

那麼我也肯定歡喜在半山腰

種一小畦坡耕地，黃瓜與土豆；也曾手持螺絲起子

修復某一架，未來會殺死我的飛機

那是少年在黃土跑道上的事，在

太平洋戰爭的背風側，熄滅

熊熊焚燒的瀝青帆布，木構破碎，底下的紋理因此而露出

（跑道上排滿竹製的贗品機，大小足以讓空中的敵機瞄準）

緊急迫降的 B26 滿腹彈孔，載著前面一個活人

後面一個死人。

曾少年，死去的也曾是少年，刺刺黑髮

泥血溼澤。雨幕狠狠塗銷的小丘

裡面沒有森林了

「那麼，後座的年輕軍人，屍骨最後埋在了哪裡？」

是在血桐的那一側，還是，在馬告樹下

或者，沉靜綠蔭的厚朴林會收下他

於是他也成為林子的一部分，構樹殷勤結出

豐脆的雄蕊，能炸來當飯吃。

漆樹，赤楊，野當歸，柴胡與毛茛比鄰

林中的山羌走路很輕

牠們走到哪裡，哪裡就有

層層疊疊的腐植質，升起

日光終會升起。

而今陽台的天色亦徐徐明朗

升起，如山羌群引我走回。

火在裡面，鐮刀砍過，血桐永遠最早回魂

死去的飛機，會變成鳥，和蜻蜓，回來

重新找到縫隙與土壤。

於是眾林再次喧譁，在浪花盡頭

世上有多少海浪的彼端

於是十一樓的陽台上我認出牠們的名字

「出生入死之地，沒有神。」祖父如是說

他重啟飛機，整頓引擎

我在颱風離開的隔日，輕輕扶起

潰散滿地的土盆

受困於水道

一隻螞蟻正奮力拖曳著氣味

藉此認出，盆地的林相

剖開戰爭的內裡

羅任玲

這首詩的深邃遼闊，在於作者不只是「剖開城市的內裡」，也剖開所有戰爭、歷史、記憶的內裡。從居家一隅的小小林相寫起，從「血」字寫起。將鏡頭拉遠，視角拉高，於是看見「死去的也曾是少年」，「他也成為林子的一部分」。它可以是太平洋戰爭，也可以是世界任何一角的戰火；是少年、祖父、我，也可能是世上的任何一個人。戰事不僅在過去，也同時在此刻和將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恰恰襯托了戰爭的陰暗殘酷和永不止息。用凝視的方式觀察細節，時空不斷來回交織，因而能將日常生活的片刻擴大再擴大，掘深再掘深。那是一雙冷靜敏銳之眼，久久思索之心。最後兩段相當精采，即使「我認出了牠們的名字」，也可能只是形而上的召喚。宇宙的真理在哪裡？神在哪裡？一隻獨自奮力求生的螞蟻，或許是最好的答案。